

导致焦虑。你做事情反而会减少你的混乱度。”

呼兰有一套自己的方法论：任何事情都是从无序到有序，再打破，再重建。“你决定干一件事情的时候，需要把这件事情从无序做到有序，

做到尽可能的确定，然后不断地注入能量去维持有序。但同时，你也要时刻去产生变化——不管是好与坏，你要去打破这里的平衡。只有打破平衡才能有新的东西出现。”

创作同样如此。“你经常写熟悉的话题，你要跳出来，打破常规。但开始写这篇稿子的时候，又是一个从无序到有序的过程——想法四面八方，你得去组合、去整理。”呼兰说，他没有办法去评价别人讲什么样的段子，“我只能挑我自己想讲的、我自己想明白的事情”。

9月，呼兰的临时CEO任期将结束，但他说“不会完全退出”，只要有需要还会回来帮忙。“拯救开花计划”这个IP也可能会继续——“或者换个人来继续，谁要有兴趣，他再管三个月，接力棒传下去。比方说，第一季叫呼兰季，第二季又是谁谁谁。”

呼兰透露，新的专场正在创作之中，主题会和AI有关，“AI的事情是个持续问题，它会深刻地改变80%的工种，甚至80%人的工作方式跟生活”。在来深圳之前，呼兰每天要深度使用AI五六个小时，现在“基本上已经荒废了一个月”。但这也让他发现，用脑子想出来的一些方法或者产品，会让他更快乐，“我可能想得没有AI那么完美，但‘是我想出来的’这件事让我快乐”。

再过两年，呼兰就要四十岁了。记者问他“会不会担心年纪上去了

影响创作能力”，呼兰回答得很坦然：

“演艺圈确实有些人的创造力会突然断崖式的下降，也有人能成为常青树。至少目前我还没有碰到这样的困扰，但如果有了的话，就只能接受这个事情，有什么能力弄什么样的东西，肯定不能跟自己最巅峰的时期比。这才是健康的心态。”

但至少现在，在喜剧这条路上，他还在往前走。记者用了“坚持”这个词，呼兰纠正了一下：“不能叫‘坚持’，‘坚持’就感觉是一个很累的事情，好像随时可以放弃但硬撑着。但我干得很快乐，这都不叫坚持。”

他说即使有一天不干脱口秀了，远离喜剧行业了，他肯定还是会干跟脑力相关的事情。“我这脑子，它转起来我才快乐。平时我会想无数的事情，给周围朋友出各种各样的点子。如果切实帮助到人，我就非常开心，觉得有价值。”

聊到这儿，呼兰又把话题拉了回来：“但眼下，喜剧就是我想做的那件事。”

演出接近尾声，台下笑声此起彼伏。呼兰从幕后悄悄退出来，穿过走廊回到办公室。接下来还有一场，票已经卖光了。

他坐下来，打开电脑，开始想下周的演出还能怎么改，演员该如何培养提升。

信奉长期主义，把事情一点点往对的方向推，总会有好结果的——这话他没说出，但他在做。■

